

# 李淵崛起之分析

## ——論隋末「李氏當王」與三李——

毛 漢 光

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、《資治通鑑》載隋末有「李氏當王」的〈桃李歌〉謠，《唐書》亦有「姓符圖讖」之說，甚至隋煬帝亦已聽聞。一則流行的符讖式歌謠，必須與當時的現象相符，才能廣為流傳，本文先從關隴集團內人物之演變入手分析：按八大柱國十二大將軍經西魏、北周至隋末煬帝時，僅柱國李虎、于謹、李弼，大將軍李遠、楊忠等家仍保有盛貴門閥，楊氏乃隋之宗室，姑且不論，于氏乃胡族，在漢人日漸抬頭後，已不太可能在關隴集團中獲主導地位，所以至隋末大業年間，關隴集團中李弼、李虎、李遠之族顯得十分重要，隋末敗象已呈，繼任者必是關隴集團中三李之後裔，故「李氏當王」之歌謠得以徧傳。李遠家族在煬帝時首遭殺害，李弼之後李密一度在中原一帶建立洛口政權，但未能進取關隴核心地區，卒致敗亡。李淵曾任弘化留守、岐州刺史，此皆曾是關隴集團北族部人六僑州之地，使李淵在關隴集團中有機會廣結人物，此乃李淵自太原起義、受阻於蒲坂，而敢行險自龍門渡河入關中，而關中亦紛紛歸順之原因。李淵入關後很快重建府兵體制，解決軍士來源、訓練及補給問題。在渭北白渠之下七縣安置太原從義之師，這一帶是西魏以來統治者聚集之地，至此李淵又完成關隴集團之各項組合，繼隋之後而王天下。

### 一、楔語——隋末「李氏當王」之讖語

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大業十三年（617）秋七月：

初，李密與楊玄感同逆，感誅，而密亡命投東郡賊帥翟讓，讓知密是蒲山公之子，頗讀《漢書》，納而禮之，推為謀主。密以百姓飢敝，說來據洛口倉，屯守武牢之險，密自復舊封為魏公號，翟讓為司徒公。讓所部兵並齊濟間漁獵之手，善用長槍華騁，龍庭細馬所向江都者，多為讓所規，故其兵銳於他賊。加以密是逃刑之人，同守衝要，隋主以李氏當王，又有〈桃李〉之歌，謂密姓應於符讖，故不敢西顧，尤加憚之。

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李密傳〉、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等都未載〈桃李歌〉之事，唯《舊唐書》〈李密傳〉密作書以移郡縣的檄文之中云：「我魏公聰明神武，齊聖廣淵，總七德而在躬，包九功而挺出。周太保、魏公之孫，上柱國、蒲山公之子。家傳盛德，武王承季歷之基；地啟元勳，世祖嗣元皇之業。篤生白水，日角之相便彰；載誕丹陵，大寶之文斯著。加以姓符圖緯，名協歌謠，六合所以歸心，三靈所以改卜。」所謂「名協歌謠」應指桃李之歌而言。

〈桃李歌〉的內容，今得二則，其一經親李密者之解說，時李密因楊玄感敗後，潛逃於東都一帶，而煬帝在江都，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三〈隋紀〉七煬帝大業十二年（616）：

（李）玄英言：「比來民間謠歌。有〈桃李章〉曰：『桃李子，皇后繞揚州，宛轉花園裏。勿浪語，誰道許！』『桃李子』謂逃亡者李氏之子也；皇與后，皆君也；『宛轉花園裏』謂天子在揚州無還日，將轉於溝壑也；『莫浪語，誰道許』者，密也。」<sup>1</sup>

其二經親李淵者之解說，時李淵鎮太原，謀起兵南下之前夕。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大業十二年（616）六月：

又有〈桃李子歌〉，曰：「桃李子，莫浪語，黃鵠繞山飛，宛轉花園裏。」案李爲國姓，桃當作陶，若言陶唐也，配李而言，故云桃。花園宛轉屬旌幡<sup>2</sup>。汾晉老幼謳歌在耳，忽覩靈驗，不勝懽躍。帝（李淵）每顧旗幡笑而言曰：

- 1 內容相似的記載有《隋書》卷二十二〈五行志〉上：「大業中，童謠曰：『桃李子，鴻鵠遶陽山，宛轉花林裏。莫浪語，誰道許。』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，爲吏所拘，在路逃叛。潛結羣盜，自陽城山而來，襲破洛口倉，後復屯兵苑內。莫浪語，密也。字文化及自號許國，尋亦破滅。誰道許者，蓋驚疑之辭也。」又《舊唐書》卷三十七〈五行志〉：「隋末有謠云：『桃李子，洪水繞楊山。』煬帝疑李氏有受命之符，故誅李金才。後李密據洛口倉以應其讖。」
- 2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7上，大業十三年六月乙卯，「康鞘利將至，軍司以兵起甲子之日，又符讖尙白，請建武王所執白旗以示突厥。帝曰：『誅紂之旗，牧野臨時所仗，未入西效（郊），無容預執，宜兼以絳雜半續之。』諸軍旂幡類皆放此，營壁城壘，幟旗四合，赤白相映若花園。」

「花園可爾，不知黃鵠如何，吾當一舉千里，以符冥讖。」自爾已後，義兵日有千餘集焉。

除此以外，又有〈慧化尼歌〉之傳述，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下，義寧二年（618）：

詞曰：「東海十八子，八井喚三軍，手持雙白雀<sup>3</sup>，頭上戴紫雲。」

雖然今人有將「東海十八子」釋指李密<sup>4</sup>，但《起居注》中卻認為這段詞是指李淵<sup>5</sup>。

同書同卷裴寂等二千人上疏勸進曰：「……白雀呈祥，丹書授曆，名合天淵，姓符桃李……至八井深水之圖讖，唐唐李樹之謠歌，固以備在人謠，無得而稱者也。」

以上歌謠，無非是陳述李氏當王之意。

## 二、讖語之背景——八柱國十二大將軍後裔之興衰

符讖式歌謠常被爭奪天下者用以為工具或藉口<sup>6</sup>，本文撰述的主旨並不在此。本文乃自歌謠探討當時政治社會之背景。一項流行的符讖式歌謠，必須與當時人所感覺到的現象相符合，才能廣為流傳。故隋末李氏當王的歌謠，可從關隴集團內人物之盛衰演變而得其端倪。關隴集團之頂尖人物，首推西魏時之八大柱國，所謂「今之稱門閥者，咸推八柱國家」，即：李虎、元欣、李弼、獨孤信、趙貴、于謹、侯莫陳崇及宇文泰<sup>7</sup>。元欣「從容禁闈而已」<sup>8</sup>，元氏在西魏時雖屬宗室，但已無實權。宇文泰在

3 唐人有白衣天子出之讖謠，如敦煌寫卷p. 2594、p. 2864《白雀歌》中所述，見唐長孺〈白衣天子試釋〉。又白雀亦屬應讖的祥鳥，參見氣賀澤保規〈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の性格について〉二、創業注に於ける「白」の問題，p. 64-70。又莊申兄提供王重民〈金山國墜事零拾〉《北平圖書館刊》9-6，亦提及白衣天子與白雀歌。

4 參見王夢鷗〈虬髯客與唐之創業傳說〉p. 12-13。

5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頁8，大業十三年六月癸巳：「其平坦，有僧俗姓李氏，獲白雀獻之。至日未時，又有白雀來止帝牙前樹上，左右復捕獲焉。明旦，有紫雲見于天，當帝所坐處，移時不去，既而欲散變為五色，皆若龍獸之象，如此三朝，百姓咸見，文武調賀。」又同書卷中、頁8，大業十三年八月庚寅：「是日曉，鼓山西北有大浮雲，色或紫或赤，似華蓋樓閣之形，須臾有暴風，吹來向營，而臨帝所居帳上。」

6 參見王夢鷗〈虬髯客與唐之創業傳說〉p. 5-8，李季平〈溫大雅與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〉p. 33，有一小段陳述李淵利用謠讖。

7 參見《周書》卷十六卷末。又《資治通鑑》卷一百六十三〈梁紀〉十九，簡文帝大寶元年（550年）次序稍有不同，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。

8 《周書》卷十六卷末語。

西魏時「總百揆，督中外軍」（同上注），是總攬全權者，其後建立北周王朝，是其鼎盛時期，至楊隋代周，宇文氏與元氏一樣失去大權。趙貴、獨孤信當宇文泰卒後，北周建國之初，便遭殺害，「初，貴與獨孤信等皆與太祖等夷，及孝閔帝即位，晉公護攝政，貴自以元勳佐命，每懷快快，有不平之色，乃與信謀殺護。及期，貴欲發，信止之。尋爲開府宇文盛所告，被誅」（同上注，〈趙貴傳〉），而「趙貴誅後，信以同謀坐免。居無幾，晉公護又欲殺之，以其名望素重，不欲顯其罪，逼令自盡於家」（同上注，〈獨孤信傳〉），而侯莫陳崇至北周保定三年時「（宇文）護遣使將兵就崇宅，逼令自殺」（同上注，〈侯莫陳崇傳〉）。趙貴、獨孤信、侯莫陳崇在諸柱國之中，與宇文泰、宇文護距離較遠<sup>9</sup>，在北周時已先後遭到整肅。李虎在西魏末期先宇文泰而卒，李弼與于謹則是宇文泰及其後北周宇文氏的主要盟友<sup>10</sup>，所以李虎、李弼、于謹三柱國的勢力並未遭到嚴重打擊。如果再加入十二大將軍考慮之，其中元贊、元育、元廓三人與元欣相似，並無實權；而宇文導、宇文貴後裔在隋朝無聞；楊忠之子楊堅建立隋朝；王雄子謙因反楊堅而被誅<sup>11</sup>，達奚武二子震、基，震隨周高祖平齊有功，但基「大象末，爲益州刺史，與王謙據蜀起兵，尋敗，被誅。」<sup>12</sup>，而隋朝時達奚長儒並非武之子孫<sup>13</sup>；賀蘭祥，「隋文帝與祥有舊，開皇初，追贈上柱國」<sup>14</sup>，而祥子孫在《隋書》中並無人物；豆盧寧之子勣、通，勣子毓，《隋書》有傳<sup>15</sup>，但在大業時皆已亡故；侯莫陳順乃崇之兄，北周初卒，子孫未見於正史；侯莫陳崇雖被宇文護逼殺，其子穎《隋書》有傳，「煬帝即位，穎兄梁國公芮坐事徙邊，朝廷恐穎不自安，徵歸京師（原職大將軍、桂州總管十七州諸軍事），復拜南海太守，後四歲，卒官」<sup>16</sup>。從以上分析，西魏時八柱國大將軍，十二大將軍由於圈內競爭之故，很多家族遭受整肅，這種集團內之爭，與對待外敵不同，雖可以使失敗家族勢力

9 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第五章第一節。

10 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第二章一及第五章第一節。

11 《周書》卷二十一〈王謙傳〉。

12 《周書》卷十九〈達奚武傳〉。

13 《隋書》卷五十三〈達奚長儒傳〉。

14 《周書》卷二十〈賀蘭祥傳〉。

15 《隋書》卷三十九〈豆盧勣傳〉。

16 《隋書》卷五十五〈侯莫陳穎傳〉。



造成很大損失，但由於在同一集團內之長期婚宦關係，極少對失敗者誅其全族，所以失敗者子孫在關隴集團主政朝代中，仍然存在著，祇是已無法和當初盛貴門閥相比擬了。至隋煬帝大業年間，八柱國、十二大將軍家族仍然未受重大打擊或仍保有盛貴門閥者，僅李弼、李虎、于謹、李遠、楊忠等家。楊氏乃隋之皇室，姑且不論；于謹子義，義子宣道、宣敏<sup>17</sup>，謹子寔<sup>18</sup>，寔子仲文<sup>19</sup>、顗，謹子翼<sup>20</sup>，翼子璽<sup>21</sup>等正史皆有傳，隋末唐初有宣道之子志寧<sup>22</sup>，于謹子孫一直在關隴集團中維持貴盛，但自楊堅取得該集團之主導地位，漢人勢力漸次抬頭，恢復漢姓<sup>23</sup>是其指標，于謹或上述其他胡族柱國、大將軍之後裔在關隴集團中再獲主導地位的可能性日微。所以至隋末大業年間，關隴集團中李弼、李虎、李遠之後裔，顯得十分重要。

當隋朝大業年間，亂象已呈，隋王朝命運未卜，由於關隴集團仍是當時政治社會的主導者，在此集團之中最有可能承繼隋王朝者，在八柱國、十二大將軍之中，以李弼、李虎、李遠三家後裔最有可能，這種現象，生活在當時的人似乎皆應感覺到。此三家皆姓十八子李，所以才有李氏當王之符讖式歌謠，而這種歌謠亦相應於三李貴盛而得以流傳當時朝野。隋煬帝也聽到了，所以他對於李氏頗為猜忌。

### 三、李渾之強盛與遭遇

李遠、李賢、李穆三兄弟自宇文泰入關、以及西魏建國之初，便是關隴集團中別樹一格之勢力<sup>24</sup>，他們是宇文泰的堅強盟友。北周孝閔時，李遠子植參與誅殺權臣宇文護，未成，帝被廢<sup>25</sup>，李遠、李植被殺<sup>26</sup>，宇文護似乎不願此事件擴大<sup>27</sup>，因此李

17 《隋書》卷三十九〈于義傳〉。

18 《周書》卷十五〈于謹傳附子寔傳〉。

19 《隋書》卷六十〈于仲文傳〉。

20 《周書》卷三十〈于翼傳〉。

21 《隋書》卷六十〈于仲文傳附璽傳〉。

22 《舊唐書》卷七十八〈于志寧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略同。

23 《隋書》卷一〈高祖〉上：「周大定元年（581）春二月壬子，令日已前賜姓，皆復其舊。」時楊堅受隋國王爵，加九錫。

24 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。

25 《周書》卷三〈孝閔帝〉元年九月。

26 《周書》卷二十五〈李賢傳附弟遠傳〉。

27 《周書》卷三十〈于翼傳附李穆傳〉：「及遠子植謀害晉公護，植誅死，穆亦坐除名。時植

賢與李穆等並未受到波及。李賢卒於北周「天和四年，時年六十八。高祖親臨，哀動左右。」<sup>28</sup>。當北周之末「高祖（楊堅）作相，尉迥之作亂也，遣使招穆。穆鎖其使，上其書。穆子士榮，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（并州總管），陰勸穆反，穆深拒之，乃奉十三環金帶於高祖，蓋天子之服也。穆尋以天命有在，密表勸進，高祖既受禪，……俄而穆來朝，高祖降坐禮之，拜太師，贊拜不名，眞食成安縣三千戶。於是穆子孫雖在襁褓，悉拜儀同，其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。穆之貴盛，當時無比。」<sup>29</sup>楊堅與尉遲迥之鬥爭，是其一生最艱難的政爭，李穆之倒向楊堅，是隋朝立國之重要因素，故《隋書》立傳將〈李穆傳〉列爲列傳第二，僅次於〈后妃傳〉，李穆卒於開皇六年。李穆子孫貴盛及李氏當王的讖語，促使其家族慘遭橫禍，《隋書》卷三十七〈李穆傳附子渾傳〉：

渾既紹父業，日增豪侈，後房曳羅綺者以百數。二歲之後，不以俸物與（宇文）述，述大悲之，因醉，廼謂其友人于象賢曰：「我竟爲金才（渾字）所賣，死且不忘！」渾亦知其言，由是結隙。後帝討遼東，有方士安伽陀，自言曉圖讖，謂帝曰：「當有李氏應爲天子。」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。<sup>30</sup>述知之，因誣構渾於帝曰：「伽陀之言，信有徵矣。臣與金才夙親，聞其情趣大異。常日數共李敏、善衡等，日夜屏語，或終夕不寐。渾大臣也，家代隆盛，身捉禁兵，不宜如此。願陛下察之。」帝曰：「公言是矣，可覓其事。」述乃遣武賁郎將裴仁基表告渾反，即日發宿衛千餘人付述，掩渾等家，遣左丞元文都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。案問數日，不得其反狀，以實奏聞。帝不納，更遣述窮治之。述入獄中，召出敏妻宇文氏謂之曰：「夫人，帝甥也，何患無賢夫！李敏、金才，名當妖讖，國家殺之，無可救也。夫人當自求全，若相用語，身當

---

（續）弟基任浙州刺史，例合從坐。穆頻詣護，請以子惇、怡等代基死，辭理酸切，聞者莫不動容。護矜之，遂特免基死。

28 《周書》卷二十五〈李賢傳〉。

29 《隋書》卷三十七〈李穆傳〉。

30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二〈隋紀〉六，煬帝大業十一年（615），在勸盡誅海內凡姓李者之後有「渾從子將作監敏，小名洪兒，帝疑其名應讖，當面告之，冀其引決。敏大懼」之語。又李弘（或洪）之說，另有來源，見唐長孺〈史籍與道經中所見的李弘〉。

不坐。」敏妻曰：「不知所出，惟尊長教之。」述曰：「可言李家謀反，金才嘗告敏云：『汝應圖籙，當爲天子。今主上好兵，勞擾百姓，此亦天亡隋時也，正當共汝取之。若復渡遼，吾與汝必爲大將，每軍二萬餘兵，固以五萬人矣。又發諸房子姪，內外親姪，並募從征。吾家子弟，決爲主帥，分領兵馬，散在諸軍，伺侯間隙，首尾相應。吾與汝前發，襲取御營，子弟響起，各殺軍將，一日之間，天下足定矣。』」述口自傳授，令敏妻寫表，封云上密。述持入奏之，曰：「已得金才反狀，並有敏妻密表。」帝覽之泣曰：「吾宗社幾傾，賴親家公而獲全耳。」於是誅渾、敏等宗族三十二人，自餘無少長，皆徙嶺外。

#### 四、李密之興起與覆亡

李弼「以功名終，（周明帝）元年（557）十月薨於位，年六十四。世宗卽日舉哀……尋追封魏國公，配食太祖廟庭。……次子耀（應作輝），尙太祖女義安長公主，遂以爲嗣……從太祖西巡，率公卿子弟，別爲一軍……天和六年（571），進位柱國。」<sup>31</sup> 長子耀「朝廷以弼功重，乃封邢國公，位至開府。子寬，大象末（580），上大將軍、蒲山郡公。輝弟衍，大象末，大將軍、眞鄉郡公。衍弟綸，最知名……位至司會中大夫、開府儀同三司，封河陽郡公。……子長雅嗣。綸弟晏，建德中（572-577），開府儀同三司，大將軍、趙郡公……子璟……襲其爵。……弼弟懌……（有軍功）進爵汝南郡公，出爲總管延綏丹三州諸軍事、延州刺史……懌無子，以弼子椿嗣……大象末，開府儀同三司、大將軍、右宮伯，改封河東郡公。」（同上注）弼子衍「（隋）拜安州總管……衍弟子長雅，尙高祖女襄國公主，襲父綸爵，爲河陽郡公，開皇初（581），拜將軍、散騎常侍，歷內史侍郎、河州刺史，檢校秦州總管」<sup>32</sup> 李密「父寬，隋上柱國、蒲山公，皆知名當代。」<sup>33</sup> 楊玄感「遂傾心結納，嘗私密曰

31 《周書》卷十五〈李弼傳〉；耀、輝考證參見同卷校勘記〈十一〉。

32 《隋書》卷五十四〈李衍傳〉。

33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。

『上多忌，隋曆且不長，中原有一日警，公與我孰後先？』密曰：『決兩陣之勝，噫鳴咄嗟，足以讐敵，我不如公，擎天下英雄馭之，使遠近歸屬，公不如我。』」<sup>34</sup>「大業九年，煬帝伐高麗，使玄感於黎陽監運。時天下騷動，玄感將謀舉兵，潛遣人入關迎密，以爲謀主」<sup>35</sup>，楊玄感拉攏李密絕非僅是謀主而已，事實上其後李密勸楊玄感先定關中，並未被接受<sup>36</sup>，楊此舉可能是爲了拉攏關隴集團中李弼這一系統的人物。楊玄感失敗以後，李密逃亡，「時又有外黃王當仁、洛陽王伯當、韋城周文舉、雍丘李公逸等擁眾爲盜。李密自雍州亡命，往來諸帥間，說以取天下之策，始皆不信，久之，稍以爲然，相謂曰：『斯人公卿子弟，志氣若是，今人人皆云楊氏將滅，李氏將興。吾聞王者不死，斯人再三獲濟，豈非其人乎？』由是漸敬密、密察諸帥唯翟讓最強，乃因王伯當以見讓……會有李玄英者，自東都逃來，經歷諸城，求訪李密，云「斯人當代隋家」，人問其故，玄英言：『比來民間謠歌有〈桃李章〉曰：（見前引文）……讓見密爲豪傑所歸，欲從其計，猶豫未決。』」<sup>37</sup>翟讓無大志<sup>38</sup>，得興洛倉後，翟「讓於是推密爲主，號爲魏公。」<sup>39</sup>顯然是遙襲李弼之諡號。李密軍盛之時，圍攻東都，柴孝和說密「令（裴）仁基守迴洛，翟讓守洛口，明公親簡精銳，西襲長安，百姓孰不郊迎？」<sup>40</sup>按楊玄感起兵之時，李密曾勸玄感，乘煬帝親征高麗，上策長驅入薊，直扼其喉；中策西入長安；下策先入東都。及玄感敗亡、李密擁兵，時煬帝在揚州，爭占長安成爲上策，李密不應不知，李密回柴孝和說：「君之所圖，僕亦思之久矣！誠乃上策，但昏主尙存，從兵猶眾，我之所部，並是山東人，既見未下洛陽，何肯相隨西入？諸將出於羣盜，留之各競雄雌。若然者，殆將敗矣！」<sup>41</sup>而洛陽久攻不下，

34 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。

35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同。

36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同。

37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三〈隋紀〉七，煬帝大業十二年（616）。

38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：李密說讓直掩興洛倉，讓曰：「僕起隴畝之間，望不至此，必如所圖，請君先發，僕領諸軍便爲後殿。得倉之日，當別議之。」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略同。

39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語。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同。

40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語。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同。

41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語。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略同。

李密亦未能占領關中。時李淵起兵太原，直指長安。隋在河東（蒲坂）亦設有重兵，由大將屈突通守之，李淵亦不能下，乃決定自龍門入關中，而李淵所領兵眾，大都出自太原附近。<sup>42</sup>

李淵與李密同樣是關隴集團一份子，同樣知道先得關中之好處，<sup>43</sup>而李密自東而西，阻於東都；李淵自北而下，阻於蒲坂；如果跳越而取關中，又同樣冒著有進無退的危險，然則為何李淵直撲關中而李密不作此圖？除李密自云其兵眾皆山東人外，洛口政權中，士族與地方勢力無法協調<sup>44</sup>、李密與翟讓戰利品分配不均而內訌<sup>45</sup>、李世民指「李密顧戀倉粟」<sup>46</sup>等因素都有關係，但最大的原因乃是李淵與李密對奪取關中的成敗估計，這與二人關中地區的經營策略有關。

## 五、李淵與關隴河東地區之關係

李淵，《新唐書》謂：「隋文帝獨孤皇后，高祖（李淵）之從母也，以故（隋）文帝與高祖相愛……事隋譙、隴二州刺史。大業中，歷岐州刺史，滎陽樓煩二郡太守，召爲殿內少監、衛尉少卿。」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則謂「初帝（淵）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」<sup>47</sup>按「衛尉寺統公車、武庫、守宮等署。」<sup>48</sup>《唐六典》陳述其職掌較詳，「衛尉卿之職，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，總武庫、武器、守宮三署之官屬，少卿爲之貳。凡天下兵器入京師者皆籍其名數而藏之。凡大祭祀、大朝會則供其羽儀、節鉞、金鼓、帷帟、茵席之屬。其應供宿衛者，每歲二時閱之，其有損弊者，則移于少府監及金吾修之。」<sup>49</sup>殿內監卽殿中監<sup>50</sup>，少監爲之貳，「掌乘輿服御之政令」（同

42 參見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 1-7。

43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：「六月九日西河遂定……是日，卽定入關之策。」

44 黃惠賢〈李密洛口政權興衰述評〉。

45 布目潮風〈隋末の叛亂期における李密の動向〉p. 28。

46 《通鑑》一百八十四〈隋紀〉八，恭帝義寧元年（617）：「李世民曰：『……（宋）老生輕躁，一戰可擒。李密顧戀倉粟，未遑遠略。……』」

47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卷首語。

48 《隋書》卷二十八〈百官〉下。

49 《唐六典》卷十六〈衛尉宗正寺〉。

50 《唐六典》卷十一〈殿中省〉殿中省監條：隋改爲殿內局監。

上注) 殿內少監與衛尉少卿之職皆與宮廷有密切關係，李淵擔任此職正應上了外戚身分及其與隋文帝之友愛關係，同時也有機會在關隴集團核心人物間發展人際關係<sup>51</sup>。

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載李淵「自衛尉卿轉右驍衛將軍，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」。任衛尉卿一職，不見於兩《唐書》，按隋制衛尉卿爲正三品，驍衛將軍爲從三品，似不太可能自正三品轉從三品，恐係衛尉少卿之誤。驍衛將軍之職甚爲重要，布目潮瀨認爲李淵以右驍衛將軍駐屯太原<sup>52</sup>，甚是。隋府兵之最高層有十二衛，左右驍衛爲其二，「左右驍衛大將軍各一人，正三品。將軍各二人從三品（隋煬帝置，皇朝因之）。左右驍衛大將軍之職掌如左右衛……親府之翊衛，外府之豹騎番上者，則分配之……分兵以守諸門，則知左廂諸門之內事、右廂諸門之外事，若在皇城四面宮城之內外，則與左右衛分知助餉之職。」<sup>53</sup>，隋制不詳，唐制「左右衛皆領六十府，諸衛領五十至四十。」<sup>54</sup>「左右衛各領府六十，餘衛領府自五十下至四十七。」<sup>55</sup>。京兆府軍府最多，諸衛在京兆府皆有軍府，右驍衛亦不例外。

「煬帝征遼東，遣高祖（李淵）督運糧於懷遠鎮、楊玄感反，……以高祖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，詔關右諸郡兵皆受高祖節度。」<sup>56</sup>按楊玄感起兵黎陽，周旋於東都附近，北不及河陽，最西未下弘農宮<sup>57</sup>，其勢力未及潼關、河東。而弘化郡據《隋書》卷二十九〈地理上〉載：

弘化郡（西魏置朔州，後周廢，開皇十六年，置慶州），統縣七，戶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三。合水、馬嶺、華池（仁壽初置、又西魏置蔚州，後周廢。）、歸德（西魏置恆州，後周廢，有雕水。）、洛源、弘化、弘德。

51 《舊唐書》卷六十三〈宇文士及傳〉：「雍州長安人。隋右衛大將軍述子，化及弟也……初，高祖爲殿內少監，時士及爲奉御，深自結託……（唐朝建立後）高祖笑謂裴寂曰：此人與我言天下事，至今已六七年矣！公輩皆在其後。」《新唐書》卷一百〈宇文士及傳〉略同。

52 參見布目潮瀨〈李淵集團の構造〉p. 10。

53 《唐六典》卷二十四〈左右驍衛〉。

54 《新唐書》卷五十〈兵志〉。

55 《鄭侯家傳》《玉海》卷一百三十八。

56 《新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，《舊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：「及楊玄感反，詔高祖馳驛鎮弘化郡，兼知關右諸軍事。」

57 參見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楊玄感傳〉。

在軍事上爲楊玄感無法直接威脅到之地，然而爲何謂「以高祖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」？緣因「(煬)帝以元弘嗣、斛斯政<sup>58</sup>之親也，留守弘化郡（胡三省注引《隋書》〈元弘嗣傳〉云：屯兵安定。）<sup>59</sup>遣衛尉少卿李淵馳往執之，因代爲留守」<sup>60</sup>弘化留守不僅「握強兵」<sup>61</sup>，弘化郡其地對關隴集團人物也有特殊意義。北魏末葉破六韓拔陵起於沃野鎮，沒有多久，六鎮紛紛淪陷，六鎮以及北疆軍士南下，在長城以南建立很多個恆燕雲朔蔚顯六僑州<sup>62</sup>，西魏宇文氏控制區內僅有一組六僑州，在「大統中僑置于寧州西北地郡、趙興郡、幽州新平郡內」<sup>63</sup>詳細的地點是：恆州在北地郡三水，燕州在北地郡襄樂，雲州在北地郡彭原，朔州在弘化郡，蔚州在北地郡彭原，顯州在北地郡羅川<sup>64</sup>。在西魏時恆州不久又北遷至歸德，在洛水、泥水源；蔚州亦稍北遷於華池，在華池水之源；朔州原在六僑州最北處，似在原地。而歸德、華池、弘化在隋代屬弘化郡，在朔方郡、鹽水郡之南，北地郡之北。六僑州是安置北疆軍士南遷者，同時又是北魏末葉禁旅的主要來源<sup>65</sup>，西魏北周統治階層，無論是宇文泰親信、賀拔勝集團、侯莫陳悅集團餘部、魏帝禁衛軍、賀拔岳餘部<sup>66</sup>，絕大部份出身北疆，尤以恆州爲多。北魏立國，於雲代地區「天興中置司州，治代都平城，太和中改。」<sup>67</sup>所謂太和中改，即太和中遷都洛陽，以洛陽地區爲司州，而原地改爲恆州之意。所以恆州應是北疆人物薈聚之地，這些人物也是北朝東西政權中的統治階層，西魏時，有段永

58 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斛斯政傳〉：「楊玄感兄弟俱與之交。……玄感之反也，政與通謀。」

59 《隋書》卷七十四〈元弘嗣傳〉：「及玄感作亂，逼東都，弘嗣屯兵安定。或告之謀應玄感者，代王侑遣使執之。」

60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二〈隋紀〉六，煬帝大業九年（613）秋七月。

61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二〈隋紀〉六，煬帝大業九年（613）秋七月：「李密曰：『弘化留守元弘嗣握強兵在隴右……』」。

62 在河北地區有定州六州、冀州六州、滄州六州、英雄城六州等。在山西省境內者加并肆汾三州而稱爲九州。

63 王仲犛〈東西魏北齊北周僑置六州考略〉p. 27-29。

64 參見《隋書》卷二十九〈地理〉上。

65 《魏書》卷一百六上〈地形志上〉：前自恆州已下十州（即恆州、朔州、雲州、蔚州、顯州、廓州、武州、西夏州、寧州、靈州），永安已後，禁旅所出。

66 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第二章宇文泰政權中的軍事集團。其軍事集團有六，除上述五個以外，還有魏帝追隨部隊，這可能是山東人物。

67 《魏書》卷一百六上〈地形志上〉恆州條。



者，「（西）魏廢帝元年，授恆州刺史。于時朝貴多其部人，謁永之日，冠蓋盈路，當時榮之。」<sup>68</sup>，此處恆州爲僑州。又按隋朝楊氏、唐朝李氏皆出身武川<sup>69</sup>，這一帶人物很可能屬於僑州朔州<sup>70</sup>。在隋朝時，弘化郡境內包有西魏時僑州恆州、朔州、蔚州等。西魏六僑州至北周時遷至岐州一帶，即整屋置恆州、武功置燕州、郿城置雲州、武都置朔州、陳倉置顯州<sup>71</sup>，蔚州不詳。這些僑州在北周末有所廢置，至建德三年全部廢除<sup>72</sup>。北魏末期流入關隴地區的北疆人物之宗族家屬，初居豳州、寧州以及稍北之歸德一帶，在北周時將六僑州遷至岐州一帶，北周末又取消州號，徙州可能遷走一部份人或表示空間之擴大，廢州祇是行政歸屬之改變，無論是遷州、廢州，這兩個地區是西魏北周隋唐統治階層宗族家屬之最大集中地。隋末楊玄感起兵黎陽，煬帝派李淵爲弘化留守以禦玄感，按楊玄感與李淵同是關隴集團中重要人物，一爲皇族暨功臣子<sup>73</sup>，一爲國戚，以淵守弘化，正欲借重李淵以穩住關隴人物之宗族家屬。

擔任北疆宗族家屬居住地之職者，亦有助於提高其在集團中的地位。隋文帝楊堅之父楊忠在西魏邙山戰後，曾任「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、朔州刺史」<sup>74</sup>。

李淵在隋末任弘化郡留守，稍早於「大業中，歷岐州刺史」<sup>75</sup>，李淵經歷關隴人物宗族家屬兩大居住地的首長，在弘化郡留守任內又受「詔關右諸郡兵皆受高祖節

68 《周書》卷三十六〈段永傳〉。

69 參見《隋書》卷一〈高祖〉，《舊唐書》卷一〈高祖上〉。

70 北疆何鎮屬於何州並不明確，已知平城一帶屬恆州，「蔚州（永安中改懷荒、禦夷二鎮置）。」「東燕州（太和中分恆州東部置燕州）。」「朔州（本漢五原郡，延和二年置爲鎮，後改爲懷朔，孝昌中改爲州）。」「雲州（舊置朔州）」，顯州不詳，以上見《魏書》卷一百六上〈地形志上〉。按雲中盛樂舊置朔州，後別置朔州於懷朔鎮，而改雲中盛樂之朔州爲雲州，朔州略西遷以後，似乎雲、恆、燕三州居故都雲中盛樂平城一帶，而朔州領有懷朔，武川等地。

71 參見王仲榮〈東西魏北齊北周僑置六州考略〉p. 28-29。

72 同上注 p. 29。

73 《新唐書》卷七十一下〈宰相世系表〉一下：「楊素屬越公房，故並非近支。」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楊玄感傳〉：「司徒素之子也。」周書卷四十八〈楊素傳〉：「弘農華陰人也。……及高祖（楊堅）爲丞相，素深自結納，高祖甚器之。」又欠端實〈隋代の弘農楊氏をめぐる〉有楊氏世系分析。及布目潮風〈楊玄感の叛亂〉p. 12-21。四、楊玄感の家系とその父楊素。

74 《周書》卷十九〈楊忠傳〉。

75 《新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語。《舊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有岐州刺史之任，但未載何時。

度」，《通鑑》謂「關右十三郡兵皆受徵發（胡三省注：十三郡，天水、隴西、金城、枹罕、臨洮、漢陽、靈武、朔方、平涼、弘化、延安、雕陰、上郡也。）」<sup>76</sup>稍早又曾任殿內、衛尉之職，給予李淵「歷試中外，素樹恩德，及是結納豪傑，眾多款附。」<sup>77</sup>的機會。

「（大業）十一年，（李淵）拜山西河東慰撫大使，擊龍門賊母端兒……又擊絳州賊柴保昌，降其眾數萬人。」<sup>78</sup>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更詳細地載：「奉詔爲太原道安撫大使，郡文武治能不稱職者，並委帝黜陟選補焉，河東已來兵馬仍令帝徵發，討捕所部盜賊。」<sup>79</sup>大業十一年「十二月庚寅，詔民部尚書樊子蓋發關中兵數萬擊絳賊敬盤陀等。子蓋不分臧否，自汾水之北，村塢盡焚之，賊有降者皆阬之，百姓怨憤，益相聚爲盜。詔李淵代之。有降者，淵引置左右，由是賊眾多降，前後數萬人，餘黨散入他郡。」<sup>80</sup>

其長子李建成「大業末，高祖捕賊汾、晉，建成攜家屬寄於河東。」<sup>81</sup>事實上是：「時皇太子在河東……仍命皇太子於河東潛結英俊。秦王於晉陽密招豪友。太子及王俱稟聖略，傾財振施，卑身下士，逮乎鬻繒博徒監門厮養，一技可稱，一藝可取，與之抗禮，未嘗云倦，故得士庶之心，無不至者。」<sup>82</sup>

## 六、李淵之進取河東關隴

李淵聲望日隆，煬帝爲何命其長居太原重鎮<sup>83</sup>？因爲大業十一年北境發生一件大事，促使煬帝作此安排。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：

隋大業十二<sup>84</sup>，煬帝之幸樓煩時也。帝（李淵）以太原黎庶，陶唐舊民，奉使

76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二〈隋紀〉六，煬帝大業九年（613）。

77 《新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語。

78 《新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語，《舊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未載擊絳州賊柴保昌事。

79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1上。

80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二〈隋紀〉六，煬帝大業十一年（615）。

81 《舊唐書》卷六十四〈隱太子建成傳〉語。《新唐書》卷七十九〈隱太子建成傳〉略同。

82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3上。

83 太原乃重鎮，參見臧榮《隋末山陝形勢和李淵太原起兵》p. 41-42。

84 岑仲勉考證爲十一年，見《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》p. 19-20。

安撫，不踰本封。因私喜此行，以爲天授，所經之處，示以寬仁，賢智歸心，有如影響。煬帝自樓煩還至雁門，爲突厥始畢所圍，事甚平城之急，賴太原兵馬及帝所徵兵聲勢繼進，故得解圍，僅而獲免，遂向東都，仍幸江都宮。以帝地居外戚，赴難應機。乃詔帝率太原部兵馬，與馬邑郡守王仁恭北備邊朔。

利用李淵的才幹抵住突厥，在霍邑及蒲坂設重兵防李淵南下，李淵如有異謀，則有防禦的時間與空間<sup>85</sup>。在鎮守太原時，如果李淵不盡心抗虜，則要受到嚴厲處罰。如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大業十三年：

突厥知帝（李淵）已還太原，（王）仁恭獨留無援，數侵馬邑，帝遣副留守高君雅將兵與仁恭并力拒之，仁恭等違帝指，縱遂爲突厥所敗。既而隋主遠聞，以帝與仁恭不時捕虜，縱爲邊患，遂遣司直馳驛繫帝，而斬仁恭。帝自以姓名著於圖籙，太原王者所在，慮被猜忌，因而禍及，頗有所悔，時皇太子在河東，獨有秦王侍側耳，謂王曰：「隋將盡，吾家繼膺符命，不早起兵者，顧爾兄弟未集耳，今遭姜里之厄，爾昆季須會盟津之師，不得同受孥戮，家破身亡，爲英雄所笑。」王泣而啟帝曰：「芒碭山澤，是處容人，請同漢祖，以觀時變。」帝曰：「今遇時來，逢茲錮繫，雖覩機變，何能爲也。然天命有在，吾應會昌，未必不以此相啟，今吾勵謹，當敬天之誠，以卜興亡，自天祐吾，彼焉能害，天必亡我，何所逃刑。」爾後數日，果有詔使馳驛而至，釋帝而免仁恭，各依舊檢校所部。煬帝之幸江都也，所在路絕，兵馬討捕，來往不通信使，行人無能自達，惟有使自江都至於太原，不逢刼掠，依程而至，眾咸異焉。

煬帝爲何改變處罰辦法，已不可知，或許鞭長莫及，或許是李淵甚爲「勵謹」，這種性格稍早時曾有一例，「時煬帝多所猜忌，人懷疑懼。會有詔徵高祖詣行在所，遇疾未謁。時甥王氏在後宮，帝問曰：『汝舅何遲？』王氏以疾對，帝曰：『可得死否？』高祖聞之益懼，因縱酒沈緬，納賄以混其迹焉。」<sup>86</sup>，這與李密「志氣雄遠」<sup>87</sup>不同。

85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7下：「太原遼山縣令高斌廉拒不從命，仍遣使間行往江都奏帝主兵。煬帝惡李氏據有太原，聞而甚懼，乃敕東都西京嚴爲備禦。」

86 《舊唐書》卷一〈高祖〉大業時。

87 《隋書》卷三十五〈李密傳〉。

李淵由於長子建成未集，初獲徵召令時，李淵準備赴召，自己做周文王，期勉二子為周武王，而李世民則主張學劉邦遁入山林水澤故事，因赦令及時抵達太原而作罷。煬帝對諸李犯忌，所以當李淵試圖起兵之時，在猶豫之間，大理司直夏侯詳說淵：「……主上猜忍，尤忌諸李，金才（李渾字）既死，公不思變道，必為之次矣！」淵心許之。及留守晉陽，鷹揚府司馬太原許世緒亦謂：「公姓在圖籙，名應歌謠，握五郡之兵（胡三省注：五郡，謂太原、雁門、馬邑、樓煩、西河），當四戰之地，舉事則帝業可成，端居則亡不旋踵，唯公圖之。」<sup>88</sup>

從上述李淵在關中、河東、山西等地區之經歷，再對照著李淵自太原起兵而據有關中的過程，可以發現其間密切關聯。在太原至關中的道路上，第一個據點是西河，其守者「不時送款」<sup>89</sup>，李淵派建成、世民取之，竟不費一兵一卒。秋七月壬寅「遣通議大夫張綸等率師經略稽胡、離石、龍泉、文成等諸郡……張綸等下離石郡，其太守楊子崇為亂兵所害，崇即後主從弟也。」<sup>90</sup>，至霍邑「其守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拒守」<sup>91</sup>，宋老生無傳，李淵稱：「老生出自寒微，勇而無智，討捕小盜，頗有聲名，今來居此，必當大蒙賞勞。」（同上注頁6下），李淵誘破霍邑，斬宋老生於城下，「其有關中人欲還者，即授五品散官，放還。內外咸悅，咸思報效」<sup>92</sup>「自是以後，未歸附者無間鄉村堡塢賢愚貴賤，咸遣書招慰之，無有不至。」<sup>93</sup>。丙戌入臨汾，辛卯當日登絳郡，就「食于正平縣令李安遠之宅，通守陳叔達已下面縛請罪，並捨而不問，待之如初。」<sup>94</sup>癸巳至于龍門縣，丙申至汾陰，「汾陽（陰之誤）薛大鼎說淵：請勿攻河東，自龍門直濟河，據永豐倉，傳檄遠近，關中可坐取也。淵將從之。諸將請先攻河東，乃以大鼎為大將軍府察非掾」<sup>95</sup>「（河東縣戶曹任瓌說淵曰）：『關中

88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三〈隋紀〉七，恭帝義寧元年（617）。

89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7下。

90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3下。

91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3下。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四〈隋紀〉八，謂老生兵三萬。

92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8上。又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四〈隋紀〉八，胡三省注：「既順其歸志，又以動關中士民之心。」

93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8上。

94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8下。

95 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四〈隋紀〉八。按《新唐書》卷七十三下〈宰相世系表〉第十三下河東薛氏條，大鼎屬漢上五門薛氏大房，該房除在汾陰一帶有雄厚地方勢力以外，在黃河西岸馮翊夏陽一帶亦有勢力，見拙文〈晉隋之際河東地區與河東大族〉，又大鼎祖善，北周京兆尹博平公。

所在蜂起，惟待義兵，仗大順，從眾欲，何憂不濟。瓌在馮翊積年，人情諳練，頗爲一介之使，銜命入關，同州已東，必當款伏。於梁山船濟，直指韓城，進逼邠陽，分取朝邑。且蕭造文吏，本無武略，仰懼威靈，理當自下；孫華諸城，未有適從，必當相率而至。然後鼓行整眾，入據永豐，雖未得京城，關中固已定矣！」<sup>96</sup>「壬寅，孫華率其腹心輕騎數十至自邠陽……謂華曰：『卿能渡河遠來相見，吾當貴卿，不減鄧仲華也。關中卿輩不少，名並劣卿。卿今率先從我，羣雄當相繼而至。』於是拜華左光祿大夫封武鄉縣公，加馮翊郡守。從其來者仍委華以次授宦頒賜各有差，仍命華先濟爲西道主人。華大悅而去，仍命左右統軍王長諧、劉弘基并左領軍大都督府長史陳演壽等率師次華而度，據河西岸以待大兵」<sup>97</sup>，孫華之歸附甚爲重要，華與李淵的關係是由於盧士叡，「士叡客韓城。隋亂，結納英豪。高祖與之舊，及兵興，率數百人上謁汾陰，又使兄子諡降劇賊孫華。」<sup>98</sup>李淵曾派其長子建成活動，及謀太原起兵，「仍遣使往蒲州催追皇太子等。六月己卯太子與齊王至自河東，帝懼甚。」<sup>99</sup>，此處蒲州應包括蒲坂城。但李淵意圖已露，煬帝即「遣左武侯大將軍屈突通將遼東兵及驍果等數萬餘人據河東。」<sup>100</sup>，李淵實際上不能攻下蒲坂，而屈突通亦守城不出，屈突通兩《唐書》有傳，並有墓誌銘<sup>101</sup>，是隋文帝擢拔並信任之大將，通爲絕李淵大軍自蒲津橋渡，而自斷橋<sup>102</sup>，「景辰，馮翊太守蕭造率官屬舉郡歸義，相繼有華陰縣令李孝常據永豐倉遣子弟妹夫竇軌等送款，仍便應接河西關上兵馬，又京兆、萬年、醴泉諸縣皆遣使至。帝曰：『吾未濟者正須此耳！今既事辦，可以濟乎！』乃命所司以少牢祀河。庚申率諸軍以次而渡。甲子，會于朝邑長春宮，三秦士庶衣冠子弟郡縣長吏豪族弟兄老幼相攜來者如市。帝皆引見親勞問，仍節級授官，教曰：『義旗濟河，

96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九〈任瓌傳〉。《新唐書》卷九十，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四略同。

97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9上。

98 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九十一〈王行敏傳附盧士叡傳〉。

99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上，頁6下。

100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3下~4上。

101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九〈屈突通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六〈屈突通傳〉，〈屈突通誌〉見《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》第一冊，第十六片。

102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9下：「仍徹斷蒲津橋」。按蒲津橋是黃河這一帶唯一浮橋，見陸敬嚴〈蒲津大浮橋考〉，李祖桓〈黃河古橋述略〉。

關中響應，轅門輻輳，赴者如歸，五陵豪傑，三輔冠蓋，公卿將相之餘，俠少良家之子弟，從吾投刺，咸畏後時，扼腕連鑣，爭求立效，縻之好爵，以永今朝。』於是秦人大悅，更相語曰：『真吾主也，來何晚哉！』咸願前驅以死自效。」<sup>103</sup> 於是屯兵永豐倉、潼關，又定涇陽、雲陽、武功、整屋、鄂諸縣。「先是，帝從弟趙興公神通起兵鄂縣，有眾數千，聞義旗渡河，遣使迎帝。又賊帥李仲文遣兄仲威送款，仲文則魏公密之從父也。以密反於滎陽，緣坐亡命，招集無賴抄劫鄆縣之間，眾將四五千。整屋賊帥何潘兒、向善志等亦各率眾數千歸附。宜君賊帥劉昱又率其黨數千人降帝。……旬日間，京兆諸賊四面而至，相繼歸義，罔有所遺。……乙亥，敦煌公至整屋，所過諸縣及諸賊界，莫不風馳草靡，裹糧卷甲，唯命是從。……」<sup>104</sup> 及李淵入長安，拜丞相，「（義寧元年冬十一月）乙丑，榆林、靈武、五原、平涼、安定諸郡，並舉城降，並遣使詣義軍請命。……十二月……初（唐）弼遣使詣帝歸款投狀扶風郡，而為薛舉所圍，帝遣援兵往扶風，未至，弼黨在郡城外為舉所圍，弼遂被郡守竇瑒所殺，俄而瑒及河池郡守蕭瑀相繼歸京師。」<sup>105</sup> 李淵在河東地區，唯在霍邑與蒲坂受到頑強抵抗，誠所謂「太原以來，所過未嘗經宿，長驅四塞，罕有不克之城」<sup>106</sup>，尤其在關中地區，更為順利，除了長城以外，「兵起晉陽，遠定秦雍，百餘日間，廓清帝宅，神武之速此謂若飛。」<sup>107</sup> 長安城乃「京城留守代王及尚書衛文昇、將軍陰世師、京兆丞骨儀等」<sup>108</sup> 拒守。李淵自起兵以來，甚少誅戮，尤其在關中地區，蓋因李淵代楊氏，乃是關隴集團內部領導權之轉移，若無特殊仇恨，不行殺戮，如長安城破之後，誅殺陰世師、骨儀等，是因為「先是隋主以梟滅作逆，掘其墳壟而洿其室，

103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0下。

104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0下～11下。

105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下，頁1上～1下。

106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2下。

107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3下。又《汪錢隋唐史論稿》p. 217「錢案：李唐皇室之先世，出自宇文泰所創建之關隴胡漢集團，其政治性之號召，對於關中確能具極強之力量。蓋其家自其祖李虎以來，久居三輔，代襲箕裘，賞宅賜田，基址不堅，涇渭豪強，多有其同族婚媾之人；京畿軍士，亦恐尙有其祖父所領舊部後裔，故河東之旗既舉，而關西之援斯應。其利涉大川，連定京邑，實職此之由。高祖所言，雖為矜誇其家世而發，然細釋其語，知亦含有其家世與連據關中之解釋，此則頗有合於當時實況者也。」

108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1上。

陰世師、骨儀等遂以爲恆准，乃令京兆郡訪帝之五廟塋域所在，並發掘焉。帝以此憾之，言必流涕。戊午，收陰世師、骨儀、崔毗伽、李仁政等，並命隴西公（建成）斬於朱雀街道。」<sup>109</sup>，挖掘他人祖墓，其仇不共戴天故也。

## 七、李淵與府兵

李淵入關獲得永豐倉後，說：「『千里遠來，急於此耳，此既入手，餘復何論，食之與兵，今時且足，信出于己，行之已久，諸將俱謹備手，無爲他慮。』未下馬，仍（乃）開倉大振飢民。」<sup>110</sup>稍早李密於大業十三年春得興洛倉<sup>111</sup>，不久又據迴洛倉<sup>112</sup>，又不久，河北羣賊帥歸密，共襲占黎陽倉<sup>113</sup>。時隋末天下六大名倉<sup>114</sup>，李密占其三，李淵有其一，而李密所據之興洛倉（即洛口倉）是最大者<sup>115</sup>，李密擁有糧倉，就食者眾，使其軍隊發展很快，但亦因上述三倉地居四戰之地，成爲大家爭奪的焦點<sup>116</sup>，李密爲了護倉而無力作更遠的開拓，所以李世民說他：「李密戀于倉米，未遑遠略。」<sup>117</sup>。二李起兵之初期，均得糧倉之利，而李密之倉米實多過李淵。但起兵以後的發展，則有賴於軍士與糧食之源源不斷，才能穩住既得，繼續開拓，在這方面李淵與李密就有差異了。這個差異的最大因素便是府兵。

按府兵乃是當時關隴集團最大的支持力。煬帝帶走上番衛士甚多，關中、河東一帶可能由驍衛戍守，屈突通是最高階左驍衛大將軍<sup>118</sup>「鎮長守，義兵起，代王遣通

109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2下～13上。

110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11上。

111 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李密傳〉，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載，大業十三年二月。

112 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李密傳〉，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載，大業十三年四月。

113 《隋書》卷七十〈李密傳〉，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三〈李密傳〉，《新唐書》卷八十四〈李密傳〉載。

114 王伊同〈隋黎陽、河陽、常平、廣通、興洛、回洛六倉考〉。按常平倉即太原倉、廣通倉即永豐倉、興洛倉即洛口倉。

115 參見鄒逸麟〈從含嘉倉的發掘談隋唐時期的漕運和糧食〉p. 60，又含嘉倉的發掘，更證明當時糧倉規模之大，參見〈洛陽含嘉倉的試掘〉，及礪波護〈隋唐時代の太倉と含嘉倉〉。

116 胡如雷〈關於隋末農民起義的若干問題〉p. 86。

117 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，頁6上。

118 屈突通在大業中爲左驍衛大將軍，爲關內討捕大使，見《舊唐書》卷五十九〈屈突通傳〉及《新唐書》卷八十九〈屈突通傳〉。



進屯河東」(同上注)，李淵稍前亦曾以驍衛將軍鎮太原，在長安城內則仍有左翊衛將軍陰世師與代王留守京師<sup>119</sup>，所以李淵在起兵過程中以蒲阪城的阻力最大<sup>120</sup>。由於李淵出身於驍衛，他對於府兵體系非常瞭解，《新唐書》卷五十〈兵志〉載：

武德初，始置軍府，以驃騎、車騎兩將軍府領之。析關中爲十二道，曰：萬年道……，皆置府。三年，更以萬年道爲參旗軍，長安道爲鼓旗軍，富平道爲玄戈軍，醴泉道爲井鉞軍，同州道爲羽林軍，華州道爲騎官軍，寧州道爲折威軍，岐州道爲平道軍，豳州道爲招搖軍，西麟州道爲苑遊軍，涇州道爲天紀軍，宜州道爲天節軍；軍置將、副各一人，以督耕戰，以車騎府統之。……

唐長孺引《唐大詔令集》卷一百七〈置十二軍詔〉，謂置十二軍在武德二年七月<sup>121</sup>，是則唐朝成立之初，即已建立府兵之軍府體系，武德二年更立十二軍，唐長孺評曰：「及神堯（李淵）銳意於舊制之恢復，於是重舉舊章，十二將軍之職既云以督耕戰，而其下乃復置坊主。夫戶口農業之職本屬州縣，開皇十年詔已是耕田籍帳，一與民同，而今乃於軍府之中復有檢察戶口，勸課農桑之坊主，則此十二軍者正西魏北周十二大將軍之遺意也。」<sup>122</sup>，按西魏北周府兵初創時，柱國、大將軍所轄軍府是有軍區的<sup>123</sup>，其後漸漸中央集權，先後有宇文護「中外府」之設立<sup>124</sup>，至隋開皇中十二府衛府之形成<sup>125</sup>，「隋禁衛總于十二府，其軍人總名侍宦，從北周武帝以來，就朝向這方面發展，使軍權集中于皇朝、集中于皇帝。」<sup>126</sup>，但是對於軍府中未番上衛士之「督耕戰」，軍區較能有實效，且可應付外敵不時之侵<sup>127</sup>，所以唐氏「此十二軍者，

119 《隋書》卷三十九〈陰壽傳附子世師傳〉。

120 《隋書》卷七十一〈堯君素傳〉：「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，……屈突通外出被擒後，堯君素至武德元年十二月才破亡，參見《通鑑》卷一百八十六〈唐紀〉二，高祖武德元年（618）十二月。」

121 唐長孺《唐書兵志箋正》p. 5。

122 唐長孺《唐書兵志箋正》p. 8-9。

123 參見拙文〈西魏府兵史論〉第四章六柱國，十二大將軍之統屬及其轄區。

124 參見谷霽光《府兵制度考釋》p. 71-72。

125 參見谷霽光《府兵制度考釋》p. 107-110。

126 參見谷霽光《府兵制度考釋》p. 110。

127 《新唐書》卷五十〈兵志〉：「武德三年（二年之誤）……（設十二軍見前引文）……六年，以天下既定，遂廢十二軍……居歲餘，十二軍復而軍置將軍一人，軍有坊，置主人，以

正西魏北周十二大將軍之遺意也。」其言甚是。

元從李淵起兵者，大都是關隴、河東之人，熟悉於府兵制度，有些甚至曾任職府兵，像長孫順德「仕隋右勳衛，避遼東之役，逃匿於太原」<sup>128</sup>，劉弘基「以父蔭爲右勳侍，大業末，嘗從煬帝征遼東……事解亡命……因至太原。」<sup>129</sup>，而唐初十二軍之中，「右驍衛將軍劉弘基爲并鉞將軍（醴泉道并鉞軍），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爲奇（應作騎）官將軍（華州道騎官軍）」<sup>130</sup>。

李淵很迅速地重建關隴地區府兵體制，有助於解決軍士來源、軍隊組織訓練、以及糧食問題等。而李密所統軍士乃所謂「山東豪傑」，其戰鬥力甚強（見本文卷首引文），陳寅恪先生認爲：「當時中國武力集團最重要者，爲關隴六鎮及山東豪傑兩系統。」<sup>131</sup>，李密起兵之初期亦無糧食問題，但呼嘯則羣起，一敗則散亡，竟無法像李淵在關隴地區迅速建立具有社會、經濟、軍事基礎的體制，所以他也像其他山東地區的領袖一樣，驟起驟落。

李淵在重建府兵體制之時，如何安置其元從軍士是很重要的工作。《玉海》卷一百三十八引〈鄴侯家傳〉：

國初太原從義之師，願留宿衛、爲心膂不歸者六萬。<sup>132</sup> 於渭北白渠之下、七縣絕戶膏腴之地、分給義師家爲永業，於縣下置太原田，以居其父兄子弟。於龍首監置營以處，並爲臣高祖（李仲感）起第監內，謂之元從禁軍。義寧元年，初下京城，爲右驍衛將軍主之。……

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卷中九月景子：

景子，大軍西引，歷下邳，過櫟陽路左，所有煬帝行宮園苑、及宮人等並罷

---

（續）檢察戶口，勸課農桑。」《通典》卷二十八〈武官將軍總敘〉：「（武德）五年省，七年以突厥寇掠，復置十二軍。」又《冊府元龜》卷九百九十：「初帝以天下大定，將偃武事，遂置十二軍，大赦文德。至是突厥頻爲寇掠，帝志在滅之，復置十二軍……簡練士馬，將圖大舉焉。」

128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八〈長孫順德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五〈長孫順德傳〉略同。

129 《舊唐書》卷五十八〈劉弘基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九十〈劉弘基傳〉略同。

130 《冊府元龜》卷九百九十〈外臣部〉備禦三。

131 陳寅恪〈論隋末唐初所謂「山東豪傑」〉《陳寅恪先生文集（一）》p. 226。

132 《新唐書》卷五十〈兵志〉：「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。」

之。……並放還親屬。

《水經注疏》卷十九渭水下：

渭水又東，得白渠口……（據〈溝洫志〉以首起谷口，與尾入櫟陽，相對爲文。……）……又東，逕櫟陽城北……。（頁74）又東，注金氏陂（《三輔決錄》云：金氏本下邳人，今陂久廢，卽渠西廢陂是也。唐武德二年引白渠入陂，復曰：金氏陂。……）又東南注于渭。故《漢書》〈溝洫志〉曰：白渠首起谷口，尾入櫟陽是也，今無水（注：自渭水又東逕下邳縣故城南。……戴云：考下邳故城在今渭南縣東北。……）

所以李淵在渭北白渠之下七縣之地，相當於渭北下邳、櫟陽一帶，下邳、櫟陽一帶卽煬帝行宮園苑之所在。據馬長壽先生研究前秦至隋初之關中碑銘，謂：「最體現北族在關中的集中聚居者，卽近年在渭南縣渭河北岸所發現的北周武成二年九月：《合方邑子百數十人造像記》是也。此碑在渭北下邳鎮的正南二十餘里、信義鎮的正西二里之泰莊村。……下邳（卽邳）屬於同州延壽郡，地當沙苑之西偏，正是宇文泰與高歡的鏖戰所在。許多北方鮮卑和雜胡聚居於此……。」<sup>133</sup> 西魏自大統元年（公元 535 年）以來，宇文泰率領其士兵初居灊上，繼居渭南。自沙苑之役發生，宇文泰的軍隊便長期屯居華州。其閱軍地點，或在華陰（大統五年），或在櫟陽（九年），或在白水（十年、十一年）……宇文泰及其同姓將士的家族多居其間，是可以理解的。<sup>134</sup> 宇文泰之軍士卽關隴集團，煬帝自下邳至櫟陽一帶設立行宮，恐怕侵犯了若干同集團者的利益。

李淵占領關中以後，將「渭北白渠之下七縣絕戶膏腴之地分給義師家爲永業」，此膏腴之地亦可能仍有豪族。如于志寧家族，自北周至隋有于謹、于寔、于仲文等封爲延壽郡公<sup>135</sup>，西魏北周延壽郡轄夏封（卽下邳）、蓮勺<sup>136</sup>，「于謹墓在（三原）縣

133 馬長壽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四、〈北朝後期鮮卑雜胡入關後的聚居和散居〉，p. 55-56。

134 同上注引文，p. 67。

135 《周書》卷十五〈于謹傳〉、《隋書》卷六十〈于仲文傳〉。

136 王仲榮《北周地理志》卷一〈關中〉p. 54-55。

北十八里」<sup>137</sup>。下邳在白渠入渭處；三原在櫟陽略北，白渠之中游<sup>138</sup>。兩《唐書》皆謂「京兆高陵人」<sup>139</sup>，高陵爲櫟陽之鄰縣。今有一則墓誌銘資料證明高陵縣是「渭北白渠之下七縣之一」。<sup>140</sup>，而于志寧「時山東羣盜起，乃棄官歸鄉里。高祖入關，率羣從於長春宮迎接，高祖以其有名於時，甚加禮遇，授銀青光祿大夫。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，召補記室」。<sup>141</sup>按隋末除三李以外，八大柱國、十二大將軍後裔之中還有于氏家族維持強盛，至此亦投入以李淵爲首的關隴集團之中。

## 結 論

隋之末葉，關隴集團正值壯年時期<sup>142</sup>，當此天下大亂之際，誰能再度凝結這個集團，占有關隴核心地區，讓府兵體制正常運作，就能安定局勢。在關隴集團內，隋末三個盛貴的李氏家族之中，李淵最後成功地完成上述各項組合，因而繼隋之後而王天下。

## 參 考 書 目

《魏書》《周書》《隋書》《北史》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，鼎文書局出版，民 64 年。

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片。

王伊同〈隋黎陽、河陽、常平、廣通、興洛、回洛六倉考〉，《王伊同論文集》，藝文印書館，民 77 年。

王仲榮〈東西魏北齊北周僑置六州考略〉，《文史》第五輯，1978，12。

王仲榮《北周地理志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。

---

137 《元和郡縣圖志》卷一〈關內道〉一、三原縣。

138 《長安志》卷十七〈櫟陽縣〉：「中白渠東西長三十里（注：四渠下流並入櫟陽縣界）。」

139 《舊唐書》卷七十八〈于志寧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〈于志寧傳〉。

14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拓片登記號第 16989, 23909 號〈朱仁表誌〉：「君諱仁表，字弘感，其先南陽人，因官徙于太原，後從唐高祖定都長安，遂家于高陵縣人也，……父君卿，唐元從上騎都尉。」

141. 《舊唐書》卷七十八〈于志寧傳〉、《新唐書》卷一百四〈于志寧傳〉。

142 該集團凝成於西魏初年（532），依陳寅恪先生說武周時（690-704）已有變化。按，安史之亂（756）以後，隨著唐朝衰微而關隴集團亦日益衰微。與關隴集團最有關的府兵制度，在西魏末年（550）體制整個完成，至唐玄宗天寶八載（749），停上下魚書。

- 王欽若等編纂《冊府元龜》。
- 王夢鷗〈虬髯客與唐之創業傳說〉刊於《幼獅學誌》15-2。
- 牛致功〈關於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中的幾個問題〉，《唐史研究會論文集》，1982。
- 毛漢光《唐代墓誌銘彙編附考》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1。
- 毛漢光〈北朝東西政權之河東爭奪戰〉，《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》35，民 76 年。
- 毛漢光〈晉隋之際河東地區與河東大族〉，中央研究院第二屆漢學會議。
- 毛漢光〈西魏府兵史論〉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58。
- 司馬光撰、胡三省注、楊家駱主編《新校資治通鑑注》，中國學術名著第五輯。
- 宋敏求《長安志》，畢沅新校正本。
- 岑仲勉《通鑑隋唐紀比事質疑》，九思出版社，民 67 年。
- 李吉甫《元和郡縣圖志》。
- 李季平〈溫大雅與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〉，《文史哲》1984-2。
- 李祖桓〈黃河古橋述略〉，《文史》20，1983。
- 李樹桐《唐史考辨》，臺灣中華書局，民 54 年。
- 李 繁《鄴侯家傳》，《玉海》卷一百三十八。
- 谷霽光《府兵制度考釋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62。
- 河南省博物館、洛陽市博物館〈洛陽含嘉倉的試掘〉，《文物》1972-3。
- 胡如雷〈關於隋末農民起義的若干問題〉，《文史》11，1981。
- 唐長孺《唐書兵志箋正》，科學出版社，1957。
- 唐長孺〈白衣天子試釋〉，《燕京學報》35。
- 唐長孺〈史籍與道經中所見李弘〉，《魏晉南北朝史論拾遺》1982。
- 唐長孺、吳宗國、梁太濟、宋家鈺、席康元編《汪錢隋唐史論稿》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1。
- 馬長壽《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5。
- 陸敬嚴〈蒲津大浮橋考〉，《自然科學史研究》4-1，1985。
- 陳寅恪〈論隋末唐初所謂「山東豪傑」〉，《陳寅恪先生文集》，金明館叢稿初編。
- 黃惠賢〈李密洛口政權興衰述評〉，《江漢論壇》1985-6。
- 溫大雅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，山右叢書初編，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。
- 鄒速麟〈從含嘉倉的發掘談隋唐時期的漕運和糧食〉，《文物》1974-2。
- 臧嶸〈隋末山陝形勢和李淵太原起兵〉，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1985-7。
- 嚴耕望《唐代交通圖考》第一冊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 83，民 74 年。
- 酈道元注、楊守敬纂疏、熊會貞參疏《水經注疏》。
- 欠端實〈隋代的弘農楊氏をめぐつて〉，《中國正史の基礎的研究》，1984。

毛 漢 光

布目潮瀨〈楊玄感の叛亂〉，《立命館文學》236, 1965。

布目潮瀨〈隋末の叛亂期における李密の動向〉，《史學雜誌》74-10, 1965。

布目潮瀨〈李淵集團の構造〉，《立命館文學》243, 1965。

布目潮瀨〈唐朝創業期の一考察〉，《東洋史研究》25-1, 1966。

谷川道雄〈武川鎮軍閥の形成〉，《名古屋大學東洋史研究報告 8》1982, 12。

氣賀澤保規〈《大唐創業起居注》の性格について〉，《鷹陵史學》8, 1982，佛教大學歴史研究所。

礪波護〈隋唐時代の太倉と含嘉倉〉，《東方學報》52, 1980。

